

W.O

南寧文史資料

总第十三輯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宁市委員會
文史學習委員會編

南寧文史資料

总第十三辑

1991 <1>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
南宁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

一九九一年六月

记我父雷沛涛烈士

雷荣翠 雷荣恩

南宁市白龙公园内南宁烈士碑志“大革命时期烈士英名录”上，首名刻载着我父的简介。文曰：“雷沛涛，男，生于1897年，南宁人，共产党员，1927年9月被杀害”。

我父雷沛涛，他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，在革命斗争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。现将曾同我父一道，从事革命工作的先辈黄家直、罗慎之、文树芝、莫峻峰、蒋耀嵩及伯父雷沛鸿等诸位提供有关资料，整理记述如后。

雷沛涛烈士出生在南宁市郊津头村。1914年毕业于南宁府中学堂，当时的校长是朱锡昂先生。其后到湖南雅里大学深造，1919年毕业，回省在母校（时已改名为“广西省立第一中学”）任教，积极投身于“五四”爱国新文化运动。他同一些思想进步的同事（如陈勉恕）和众多学生一道，开展各项进步活动。在打倒孔家店的活动中，他曾组织大家，到孔庙毁孔子碑位，捣孔子像。由于以广西省政府财政厅厅长苏绍章（系前清举人）为首的儒学卫道士们的阻止，而没有达到目的，但通过这活动，在社会上，特别是对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，播下了新文化、新思想的种子。

这一事件发生之后，一些儒家卫道士当权者，联络学校某些顽固派主人，对策动这活动的雷沛涛等人处处刁难，欲去之而后快。在这种境遇下，雷沛涛遂离开学校，应陈勉恕之邀，到贵县中学任教。

目 录

记我父雷沛涛烈士.....	雷荣翠 雷荣恩(1)
回忆在连江支队.....	曾贵平(6)
记南宁市建立街道居民委员会的试点工作.....	余 愚(12)
建国初期南宁市的工资状况.....	曾依维(18)
南宁民兵高炮人工降雨.....	沈如环口述 刘汉忠整理(34)
南宁第一座高层建筑——邕江宾馆.....	苏祖羨(38)
修筑湘桂铁路纪实.....	凌焕熙(40)
解放前南宁的马路修筑.....	雷 成(44)
南宁古代桥梁今昔.....	梁新莲(49)
南宁桥梁概述.....	滕肇文(52)
民国时期南宁市内的交通工具.....	曾依维(56)
忆台湾“四·六”事件.....	古克希(58)
黎汉威传略.....	杨 培(63)
钮 昭传略.....	杨 培(66)
黄肖彭传略.....	方孙振(69)
周培懋史迹.....	周孝先(76)
马驹誉教授传略.....	梁万柱(79)
罗尔棻传略.....	陈大文(81)
俞作柏其人.....	谢伯达(84)

抗日战争桂南作战日志……刘树国 张元方 李义初(86)
十九路军始末……………李如杰(120)
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见闻

.....熊懋绩口述

梁侃记录 张永龄整理补充 (133)
抗战期间军旅生涯漫忆…………黎春典(151)
宁廷松抗日事迹调查记……………谢源 英南(156)
香榄四月八惨案身历记……………卢裕绰(162)
五战区话旧…………… 莫邪 雷德(164)

邕宁县那楼、百济、新江等乡剿匪纪实……李孙派(166)
大明山追匪记……………韦礼清口述 韦志忠整理(171)

王公度遇害纪实……………刘黎辉(175)
王公度“遇难”经过……………鲁 显(179)
1927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南宁开始清党时间考

.....陆文权(183)

我所知道的南宁三青团……………陈大文(189)
关于“新桂系的政工”一文的补充和更正

.....梁 佩 廖富荪(193)

记解放前夕新桂系的分崩离析……………李如杰(201)
56军建立的历史背景及其覆灭经过……………梁德家(205)
解放前夕国民党武鸣当局采取的反动军事措施

及其失败……………莫瑞兴(207)

马盛治之死考察记实
.....刘树国 张元方 李义初 潘横益(215)

南湖小史……………严少先(218)
邕州八景话沧桑……………周孝先(220)

阳明洞天	红河叟 (223)
龙象塔	红河叟 (225)
明秀寺小记	文 志 (228)
南宁商会史拾零	雷 成 (230)
旧南宁的衙门	雷 成 (238)
临江街见闻	雷 德 (245)
金狮巷的变迁	温松生 (248)
旧南宁的“烟花”地	周孝先 (251)
旧南宁从一至十命名的地名	梁新莲 周孝先 (253)
徐霞客南宁行与静闻和尚	梁上燕 (258)
韦燕章女士遗诗	韩 儒 (262)
麻村蕹菜	蔡 英 (269)
广西甜茶	谢 二 (271)
土特产九种	周孝先 (272)
来函照登	梁启雄 廖富荪 李孙派 李朝芳 宁日才 卢杰桂 黄文烈 滕子许 (275)

记我父雷沛涛烈士

雷荣翠 雷荣恩

南宁市白龙公园内南宁烈士碑志“大革命时期烈士英名录”上，首名刻载着我父的简介。文曰：“雷沛涛，男，生于1897年，南宁人，共产党员，1927年9月被杀害”。

我父雷沛涛，他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，在革命斗争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。现将曾同我父一道，从事革命工作的先辈黄家直、罗慎之、文树芝、莫峻峰、蒋耀嵩及伯父雷沛鸿等诸位提供有关资料，整理记述如后。

雷沛涛烈士出生在南宁市郊津头村。1914年毕业于南宁府中学堂，当时的校长是朱锡昂先生。其后到湖南雅里大学深造，1919年毕业，回省在母校（时已改名为“广西省立第一中学”）任教，积极投身于“五四”爱国新文化运动。他同一些思想进步的同事（如陈勉恕）和众多学生一道，开展各项进步活动。在打倒孔家店的活动中，他曾组织大家，到孔庙毁孔子碑位，捣孔子像。由于以广西省政府财政厅厅长苏绍章（系前清举人）为首的儒家卫道士们的阻止，而没有达到目的，但通过这活动，在社会上，特别是对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，播下了新文化、新思想的种子。

这一事件发生之后，一些儒家卫道士当权者，联络学校某些顽固派主人，对策动这活动的雷沛涛等人处处刁难，欲去之而后快。在这种境遇下，雷沛涛遂离开学校，应陈勉恕之邀，到贵县中学任教。

1921年，粤桂战争爆发，陆荣廷失败退出南宁，南宁的腐朽势力失去支柱。雷沛涛重回南宁，仍在省一中任教，继续联系进步人士，组织开办成人夜学班，通过扫盲识字教育工作，壮大革命群众队伍。

1922年夏，原陆荣廷部下的陆福祥队伍进攻南宁，卷土重来。雷沛涛东下广州，住在广西会馆。其后与雷鲲池、盘公代、希翥青等组织“广西革命同志会”，会员有二十余人，大家经常研究学习孙中山先生提出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新三民主义理论。这时雷沛涛在广州工业专科学校任教。

国共第一次合作，进行北伐时，雷沛涛回到南宁。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在南宁成立，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其中任职的甚多。雷沛涛任监察委员，陈勉恕任委员兼青年部长，黄家直任委员兼工人部长，陈立亚任委员兼商民部长，雷天壮、陈协五、周仲武、梁六度等亦在省党部内任职。在这之前，雷沛涛还担任邕宁县党部筹委及委员会的一些职务。

国共合作期间，进步与落后，前进与倒退的思想行动，经常都在不调和地斗争着。左派人士捍卫进步事业，首先是唤起工农民众，壮大革命队伍，广泛兴办农民运动讲习所。在市郊的金牛桥、长岗岭、葛麻岭、沙井头、麻村、埌边、津头，又在较远的邕宁八尺区，吴圩，苏圩等地，大力协助农民协会办夜学班。通过教育文化活动，扩大宣传组织工作。他们为办好进步刊物《革命之花》亲自撰稿，分送各处。还经常用自己薪资购进步书报《新青年》、《激流》、《岭表日报》等送给各夜学班，由文化较高的学友，讲解一些主要篇章。

当时任省主席的黄绍竑，也兼理广西省党部，并自任宣传部长。他千方百计破坏国共合作，反对共产主义。他任用刚从美国回来，参加国家主义派的黄华表任宣传部秘书。黄华表

掌握了宣传部的大权。他是《醒狮周刊》秘密通讯员，传播法西斯政治，进行各种阴谋活动。他还任《民国日报》社长及课吏馆（即广西行政人员训练所）馆长等职务，培植特务暗探，拉拢恶势力，网罗爪牙，组织“的士”队，以暗装凶器的“的士”手杖去威胁残杀革命人士。另方面，利用宣传机构，大造反革命舆论，反对民主，混淆是非，颠倒黑白，欺骗群众。雷沛涛洞察其奸，除向党（共产党）组织汇报外，并行使监督职权，无情地揭露其反革命本质，不让他们的诡计得逞。有一次在刊物审查会上，雷沛涛剖析《醒狮周刊》的反革命言论及其反动本质，提议不准该刊在广西发行，并义正辞严地指出，秘密担任该刊通讯员的黄华表不适宜做国共合作的《民国日报》的报社社长。这更使黄绍竑及其走狗黄华表衔恨入骨。当时，老羞成怒的黄华表百般抵赖，还掏出手枪相威胁，但雷沛涛不为所动，据理直言。左派的同志亦群起声援雷沛涛，使黄华表悻悻而罢，灰溜溜而去。

“五卅”惨案发生后，各地纷纷举行“六·廿三”大罢工。广西的农、工、商和学生群众示威游行声势浩大，同时开展抵制英、日等仇货输入。梧州是仇货进入广西主要港口，当地的工人、学生们，日夜防守检查，制止仇货进入。那时该地的“仁生行”店主黄天泽、龚杰元等暗中偷运，谋取暴利，被搬运工人发觉，揭露出他们的丑恶罪行，拒绝搬运。店主恃其是黄绍竑的亲属，向梧州警备司令王应榆，诬告工人是匪徒，入铺抢劫。王派警去逮捕了三名工人，严刑鞫讯，并加罪枪杀。此冤案发生后，各地工人、学生，群情愤激，纷起请愿声援。雷沛涛以监委身份，到梧州调查了解，秉公办事，根据实情，确定这是诬害工人，使省当局不得不答应群众所提要求，撤去了王应榆的梧州警备司令职务，并厚恤被害者家属。雷还在省党部监委会上提议，后经通过，将诬害工人的王应榆开除国民党党籍，惩处其渎职行为，伸张了正义。

1926年时，邕宁县吴苏区（即现在的吴圩、苏圩处）的农民协会，对当时吴圩团务局局长吴裕秀，私自订各种苛捐杂税，使广大农民增重不合理负担，要求加以修改。该局不但不予以采纳，反而派武装团丁到圩场监督强收，致使发生争执，继而动武。黄裕秀更向邕宁县长谢祖莘伪报有匪徒劫圩，他们沆瀣一气，派县警将农民协会负责人唐光天、唐希贤等拘捕，押解入狱。雷沛涛得知此事，即与县农协会主席莫峻峰去找县长，要保释被诬害者。而谢拒不接见，无从解救。雷、莫等赶往吴圩，发动吴苏区农民数千到县衙门（今市百货大楼附近）及省政府（今市政协处）请愿，提出三项要求：立即释放唐光天等人，撤去私订苛捐税则的局长黄裕秀职务，由谢、黄登报赔礼道歉。

这些要求没有得到及时答复，南宁及市郊的学生、群众，纷纷起来响应，参加示威行列，声势十分浩大。经过两天斗争，黄绍竑惧怕农民不断入城声援，影响政局，不得不出面答应这些要求，广大群众取得了胜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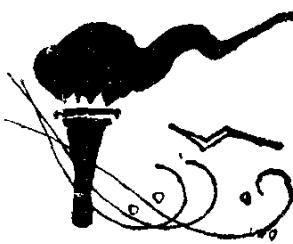
革命火炬在广西各地漫燃，群众革命运动风起云涌。东兰县农民群起斗争土豪劣绅，自己辛劳种来果实，不再任由官绅征缴，开展抗租抗纳粮。黄华表之流，诬蔑这为匪乱，雷沛涛等人据理驳斥。指出这是农民觉悟起来，自己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，是革命行动，将黄华表一班人驳斥得哑口无言。

革命部队大举北伐，取得节节胜利，各地革命运动日益高涨，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，狰狞面目亦显露出来，妄图对革命加以阻挠。在这严峻关头，革命力量亦在加紧集结。雷沛涛往返于邕宁八尺区，吴苏区和市郊各地，加强农民自卫队组织工作。1927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叛变发生，就在当天下午，他在津头村召开各村农民协会会议后，被邕宁县党部黄昆山的狗腿子，连哄带拉，把雷沛涛投入监狱。

在白色恐怖笼罩下，革命同志虽然被关押在阴暗肮脏囚牢中，但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革命立场十分坚定，他们互相鼓励，不畏强暴，吟诗作赋，引吭高歌，畅抒豪情。

在反动派“宁错杀一千，不放走一个”的血腥统治下，同年9月1日，将雷沛涛等人枪杀于市北郊。同时牺牲的，有罗如川、张胆、莫大、冯荫西、邓哲、梁砥、梁六度、雷天壮、周仲武、高孤雁、陈立亚、梁西园等十三位革命志士。他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，工农革命胜利万岁，打倒列强，打倒军阀等振奋人心的口号而英勇就义。

我父牺牲后，殓葬于津头村卯逢圩附近。1929年，母亲含冤忿愤而歿。1938年清明节，伯父雷沛鸿为我父母迁坟合葬，撰碑文云：“民国廿七年四月十七日，时在中华民族抗战开始后之九个月，民族解放运动正在高涨，又在进展。余自前方服务归来，闻鼓鼙而思将帅，望堡垒而怀烈士。为我十弟暨十弟媳迁葬于五旗岭后之燕子岭，并营合墓，此实为吾侪后死者在民族运动应有之本分也……。十弟幼时聪颖异常……，重躬行实践，余特为其取字励行……”



回忆在连江支队

曾贵平

1949年6月，桂东地下党特派员吴赞之同志派我带着联络符号，只身扮作行商，熟记一篇能默写出来的报告，去柳州河北罗池路25号，找一位戴眼镜的上级接头汇报。后来才知道，找的是广西省农委书记李殷丹同志。当时他是西江纵队政委。

7月初，从柳州回来，吴赞之同志和我经桂岭，进开山，在一瑶族人家歇两天，见到了西江纵队派来的肖林、谢仲文同志（当时我不认识肖、谢与我是初中同学。）过两天，肖林走了。吴赞之同志派我和谢仲文两人去粤北，粤桂湘边纵部队联系，接洽接运武器。

当晚，我们爬越湘桂两省交界大山。这就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五岭之一。上到山顶，便进入湖南江华县境，下到山脚，已是傍晚。吴赞之同志便和我们分手。

这时，我化名何帆，扮作采贩木材商人，穿一身唐装。谢仲文同志作为我的随身伙计，也着布衣便服。到兰山县马头埠附近，天已临黑，谢熟悉路，走在前面。走了一夜。第二天近午，到一个山村（村名已记不起）。找到一位熟悉群众，带我们去找游击队。部队一见自己人，热情招呼。我们找到专程来联系的部队了。当晚即同游击队转移，部队配给我和谢仲文各人一支短枪和子弹。歇了一夜，游击队派四名老战士护送我们

去找连江支队司令部。

半夜过后，我们和护送战士出发，拂晓前下山，我们突然与敌人一个班的搜山巡逻队遭遇。我们开枪先发制敌，立即闪入密林山沟隐蔽，准备伏击。敌人不敢进入密林，但距离我们很近，说话脚步声听得一清二楚。为防敌人埋伏守候，天临黑，我们才顺沟下山，又越过两个山头，饿着肚子在山头露宿过夜。

第二天午后，越过广东连县通往湖南兰山的交通要道。走了一天，到达临武县一个叫周家脑的山村。村口贴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连江支队的布告。进村后，便会见连江支队司令员周明和政委蔡雄同志。

当时，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后，势如破竹，正迅速南逃的国民党原粤汉铁路护路军警，慑于我解放军的威势，便撤退躲入铁路附近的宜章、临武、连县一带。我游击队一时受的压力很大。原先派我们去的设想，已不可能实现。于是，我们便在游击队留下来。谢仲文同志在原支队司令部，我在连江支队第七团警卫连。警卫连连长姓黄，连指导员郑吉是一位女同志（是牺牲了的支队领导冯光同志的爱人）。

之后，一段时间，我游击队在粤桂湘边境，临武、兰山、江华、连县一带山区巡回游动，与敌周旋。一般是下午三时左右，吃过饭就出发。行军到目的地已近半夜。第二天，天蒙亮就起床。上好门板，打扫卫生，吃完饭后，有的同群众劳动，有的做宣传工作，或开会学习，或由文化教员上课，午休一下，又准备行军出发了。

游击队战士的生活很艰苦，每天三顿青菜饭，时常吃糙米饭、竹笋、羌、辣椒，每月仅发两毛（一个东毫）零花钱。但是我们大家都不以为苦，情绪很高。在游击队，有几件使我深受教育终生难忘的事。

有一次，团部调动一位战士。战士是从阳山县参加部队上

来的。连长要他交出在战斗中缴获留给他使用的那支步枪。战士用久了不肯交出。一天上午开会，团长讲话批评他，战士还不肯交。团长立即叫警卫班下了他的枪。将他捆绑禁闭起来。不久，政委放出这位战士，同他平心静气讲述革命道理和革命纪律，经过反复交谈，做思想工作。终于弄通思想。战士作了诚恳检讨，团长也作了自我批评，事情才告平息。这件事，当时我思想很受震动。体会到首长为教育提高一个战士，耐心说服，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，许多事情特别是对待自己的同志，定要细心说服。在游击队时，我参加两次“打灰条”（这是广东话。意思是，惩办公开或暗中投靠国民党反动派，密报我军情，和惩办打击报复残害革命群众的反动恶霸分子）。一次去围捕抓到一个投敌的反动地主分子。后来召开群众会，出布告，严惩正法了。一次抓到一个通敌的富农分子。罚他缴交120套军服（棉衣），还要他具结写保证书，今后不再通敌“反水”，才释放他。

当时，在广东连县通往湖南兰山的一条交通要道，每天有几百人贩运货物来往经过。游击队为筹集经费，对过往客商的货物，每担征收两毛钱（一个东毫）。游击队公开出布告，向群众宣传，讲清支援革命的道理。同时保护他们经过游击区的安全。收款后，游击队即时给收条。

南下解放大军派来一位解放军同志，到了支队司令部。游击队同志闻讯，欢欣鼓舞，为此召开盛大的欢迎晚会，会上各连队，彼此互相拉歌对唱。

“解放区的天，是明朗的天……”

“山那边啊好地方，一片稻田宽又广，大鲤鱼呀满池塘，年年丰收无饥荒……。”

还有自编自唱的。“……马骝精，关以忠，害人虫，真反动……”（按：“关以忠”是连县北区一个作恶多端的反动恶霸头子）。歌声此起彼落，情绪高涨热烈。

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，我更亲身体会。当时由于天天行军受累，晚上又无被盖，两脚经常受冻，不久我风湿症发作，无法跟上队伍。团部和医生（是一位独臂医生）护士，把我安置在一位懂草药的农民家里留医。这位农民医生，天天给我采摘草药捣烂敷药，没有纱布，便用桐子树叶包扎起来。天天给我换药，待我如待亲人一样，非常用心。经过近十天治疗，我的风湿医好了，我深深感谢这位农民医生。当时，我曾记下他的姓名和地址。可惜，事过几十年丢失了，我至今仍萦怀思念他。

后来，不久，就公开宣布解放后连县的新县长、县委书记。（我们第七团肖怀义团长，任连县公安局局长。团政委黄××任连山县长等）。当时，县城及交通要道，仍为反动派的武装军警盘据。游击队一时还进不了县城。但敌人已不敢下乡清剿了。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。10月14日，广州解放。消息传来，群情振奋，欢欣鼓舞。游击队战士要求战斗情绪很高。

11月中，我所在的连江支队第七团肖怀义团长告诉我，上面传达广西籍同志调回广西工作，他立即决定派人送我去连县北星子区大路边（地名，是连县去宜章公路边的一个重镇），找连江支队的另一个团，我在大路边歇了一天，那里的黄团长又派两名战士护送我，沿公路入宜章境，到坪石附近的南岭煤矿，找军事代表宋维静（女）同志，我一到南岭煤矿，第一次看到大门口挂起鲜红的五星国旗在迎风飘扬。

宋维静同志即介绍我到坪石，乘火车转韶关找曲江地委。当时曲江地委书记伍晋南又介绍我去广州找中共华南分局组织部。

12月上旬，我到达广州，编入广西工作团，广西工作团负责人雷经天。当我在广州梅花村10号找到雷经天同志时，令

我诧异而敬佩的是，他伏在单凳拼成的台子上办公。雷经天同志原是两广纵队政委。

一星期后，广西工作团乘船到梧州，梧州市军管会主任是雷经天，副主任是陈枫。当时雷经天同志写信叫我去梧州市人民医院治病。在广州时，他和我谈话，我曾说到我两脚在游击区受冻伤了，一个普遍战士的病痛过后他仍关心惦记着，我一直留存着他写的这信封亲笔信。

他的信原文如下：

吕冰同志转

何帆同志：

你的信我已转告军管会陈枫同志，即由军管会设法解决你的困难，请你即去找陈枫同志接洽就妥。

此致

敬礼！

雷经天

(一九四九年)十二月十八日

(原信件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连江支队臂章一枚，1981年9月已交中共贺县县委党史办收藏。)

这封亲笔信，不仅表现了一位首长对一名普通战士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热爱，同时，也充分体现了我党密切联系群众，关心爱护群众的优良传统与作风。

我一到梧州，即见到谢仲文同志，他先我到达梧州，他分配在梧州市军管会供给科工作，我因组织关系在八步，故未留下。

当时，八步工商界知名人士黄德占，从香港回到梧州，候伴回八步。黄是广西工矿界知名人士，他两个儿子（黄传林、黄贤林）早年参加共产党，还以巨款支持红七军黄一平同志。黄德占多次掩护地下共产党人。1949年5月，我被派去游击区前，就曾从永庆地下据点亲自用单车护送桂东特派员吴赞之同志到

芳林三嘉寨黄公竟家，去与黄德占会晤，商议为游击队筹款和买武器。现黄知道我从部队回来，要转八步，便和我同行。我们一同从梧州坐船到昭平马江，然后起岸，经沙子、樟木林回到八步时是1949年12月23日，八步刚解放一个月。

